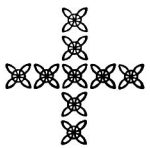


蘇聯對東西德接近的反應

畢英賢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被一分爲二；從此，東西德成爲歐洲緊張局勢的焦點，美國與蘇聯軍事對抗的第一線。凡是東西核子武力平衡與全球戰略穩定性都與這一地區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一旦歐洲爆發戰爭，很可能從德國打起，可以說，德國是歐洲的火藥庫，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巴爾幹半島，今日的中東。

一九七〇年蘇聯與西德簽訂了條約，標誌著蘇德關係的新頁，成爲東西國際緊張和解的起步^①。因此，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東西德相互關係原則條約得以完成簽字手續。按照該條約，東西德之間主權平等、尊重獨立與領土完整。條約第一條特別規定，雙方正常與善鄰關係以平權爲基礎；同時，兩國國界在現在與未來皆不可變更。東西德雙方準備在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發展與鼓勵多方面的合作^②。十多年來，東西德關係不斷改善。八十年代開始後，美國與蘇聯關係惡化，但是東西德改善關係的過程並未因此中斷，這一過程被稱之爲「迷你和解」。最近，由於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即共黨）領袖洪涅克（E. Honnecker）預定九月底訪問波昂，引起蘇聯不滿，公開阻攔。於是，德國問題再度成爲國際輿論的焦點。

洪涅克計劃訪問波昂的背景爲何？蘇聯因何與如何出面干涉？美蘇關係對東、西德關係有何影響？以及整個事件的含義是什麼？這些及其他一些有關問題，將是本文析述的要點。

美、蘇、西德三角關係

正如蘇共所說，探討兩個德國關係時，不能脫離整個國際形勢^③。東德與西德關係被牽涉在兩個三角關係中，一個三角是蘇

註① 亞達米欣、亞歷克山大諾夫等（A. L. Adamshin, A. M. Aleksandrov），《蘇聯對外關係史》，第二卷（莫斯科，一九八一年），第四四七—八頁。

註② 「東西德相互關係原則條約」，《國際生活》（*Mezhdunarodnaya Zhizn'*），一九七三年，第四期，第一四七—一四八頁。

註③ 班日明斯基（L. Bezymensky），「在美國飛彈的保護下」，《真理報》（*Pravda*），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第四頁。

聯、美國與西德；另一個是西德、東德與蘇聯。這兩個三角相互交錯的關係極為複雜。一般說來，蘇聯比較重視對美國與東德的關係，西德也認為美國與東德比蘇聯重要^④。因此，西德與蘇聯關係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到美蘇關係的影響；而波昂與莫斯科之間的關係却影響東西德關係的發展。

使八十年代美蘇關係惡化並形成僵局的主要原因不是蘇聯在非洲的進取，不是莫斯科對波蘭團結工會運動的干涉，甚至不是克里姆林宮對阿富汗的侵略，而是美國在西歐部署中程核子武器的決定。一九七九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同意，美國在西歐若干國家部署一百零八枚「潘興二號」及四百六十四枚巡航飛彈；這兩種飛彈一次可發射五七二個彈頭。蘇聯方面已部署三百七十八枚SS—二十中程飛彈，其中二百四十三枚瞄準西歐，一次可發射七百二十九枚核子彈頭^⑤。北約組織同時通過另一項決議，美國與蘇聯舉行談判，以協議同時縮減美國計劃部署與蘇聯業已部署的中程飛彈的數量。這個談判於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在日內瓦開始^⑥。在西德的大力支持下，美國提出「零方案」，也就是，如果蘇聯撤除所有SS—二十飛彈，美國則一枚也不部署；這與蘇聯的立場南轅北轍，這場談判的結果顯然不會樂觀^⑦。

在談判過程中，蘇聯利用各種手段試圖改變西德的立場，使其不追隨美國的路線。莫斯科竭力鼓動與利用西歐特別是西德的反飛彈風潮與情緒，企圖加深西方陣營的兩極化，如果不能阻止這次美國飛彈的部署，至少使北約組織往後在採取這類決定時將會遭遇更大的阻力。同時，蘇聯希望，通過波昂使美國政策軟化，保留一些「和解」的殘骸。事實上，西德政府也願意盡量維持歐洲的和解。這樣，西德一方面可以繼續保持東西德之間的接觸，一方面可取得瓦斯管道工程的合同，以維持魯爾鋼鐵工廠的運作。

一九八二年十月，由於西德小黨自由民主黨轉向，使基督教民主黨有機會組織新的聯合政府，代替施密德(Helmut Schmidt)的社會民主黨政府。然而，在柯爾(Helmut Kohl)領導下的西德新政府，對美蘇關係的基本立場並未改變，繼續支持北約組織原有的決議：如果美蘇在日內瓦的談判無法達成任何協議時，則從一九八三年十二月起，開始讓美國在西德及其他西歐國家部署飛彈。不過，柯爾沒有放棄同蘇聯改善關係的希望與努力。一九八三年夏，柯爾總理及其副總理兼外交部長根舍(Hans-Ditrich Genscher)前往莫斯科訪問。在高層會談中，雖然雙方政府領袖表示同意擴大建設性的合作關係，但是，在歐洲安全

註④ 龐得(Elizabeth Pond)，「安德洛波夫、柯爾與東西問題」，《共產主義問題》(Problems of Communism)，一九八三年七月—八月號，第三十五頁。

註⑤ 美國國防部，〔蘇聯軍事力量〕(華盛頓，一九八四年)，第五十一頁。

註⑥ 美國首席代表是尼茲(Paul Nitze)，蘇聯首席代表是克維金斯基(Yuliy Kvisinsky)。

註⑦ 蘇聯認為，西歐各國已部署之中程核子武器與蘇聯大致相等。

問題上雙方意見難以妥協。蘇聯方面希望西德政府，顧慮現實情況所加於它肩上的責任，在部署美國新型中程飛彈問題上，採取現實主義立場，以防止核子戰爭。西德總理則坦率地告訴蘇聯，在歐洲政策上，西德仍依附北約組織，重申北約組織的「雙重決議」^⑧。

由於美蘇在歐洲飛彈問題上各持己見、互不相讓，日內瓦歐洲中程飛彈談判毫無成就。一九八三年底，美國開始在西歐部署新型飛彈。因此，不但中程飛彈談判中斷，限制戰略武器談判與歐洲相對裁軍談判也宣告擱淺。針對美國在西歐部署中程飛彈的行動，蘇聯採取了四項報復措施，準備在東德及捷克部署蘇製中程飛彈；同時，蘇共聲明，若要恢復歐洲中程飛彈談判，美國與北約組織其他國家必須表示準備回復到美國開始在西歐部署潘興二號與巡航飛彈以前的情況^⑨。於是，美蘇關係惡化的程度幾乎與五十年代國際冷戰時期相差無幾。蘇聯與西德間的政治關係不但無法好轉，反而嫌隙叢生。東、西德之間的關係面臨窘境。

蘇聯、東德、西德三角關係

七十年代初期，東德在蘇聯的壓力下開始與西德建立與改善關係。世人固然熟知西德政府早期所堅執的浩爾斯坦主義 (The Hallstein Doctrine)，即：蘇聯集團以外的任何國家若與東德建交，西德即與該國斷絕外交關係。但是，很少人知道，東德當時也存在一個烏布立希特主義 (The Ulbricht Doctrine)，那就是，任何華沙公約國家若欲與波昂關係正常化，必須先獲得西德政府的讓步，承認東德政府。後來，在布朗特的「東方政策」及布里茲涅夫「國際緊張緩和」方針的諧振中，蘇聯與西德於一九七〇年簽訂了莫斯科德蘇條約。

這個條約使東德共黨領導頗感尷尬，至少有三點令東德領導人不滿：(一)莫斯科條約未要求西德給予東德外交上的承認；(二)該條約再肯定四國對柏林的責任，這對東德的一項主張隱含威脅；東德的主張是，莫斯科條約的批准應與柏林問題的滿意解決連為一體；(三)按照莫斯科條約，東西歐關係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西德可以逐漸滲入東歐，而東德的國際地位未能先行穩定。當時，東德共黨領袖烏布立希特 (Walter Ulbricht) 不甚贊同莫斯科的政策，不滿之情溢於言表^⑩。

註⑧ 「蘇聯西德的談判」，〔真理報〕，一九八三年七月五日，第一頁。

註⑨ 「安德洛波夫的聲明」，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真理報〕，第一頁；「蘇聯最高蘇維埃決議：關於國際局勢與蘇聯政府的對外政策」，〔真理報〕，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頁。

註⑩ 鮑特爾 (William C. Potter)，「對外要求與東歐的西方政策」，載《東歐的對外政策》(The Foreign Policies of East Europe)，林登 (Ronald H. Linden) 編 (New York: Praeger, 1980)，第一〇一頁。

一九七〇年底，波蘭波羅的海沿岸發生暴動，烏布立希特乘機向莫斯科辯解，由於內部的脆弱，在外交上不宜採取任何足以腐蝕東歐政權政治合法性的轉變。克里姆林宮曾因這一辯說稍作猶疑。後來，在波蘭共黨新領袖吉瑞克(Edward Gierek)的大力支持下，蘇聯繼續推行其西方政策。一九七一年五月，烏布立希特被迫下臺，由洪涅克繼任東德共黨領袖。

洪涅克既沒有烏布立希特的個人聲望，又處在蘇聯的壓力下，於是在對外政策上完全順從莫斯科。他在當年六月中旬東德共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強調東德與蘇聯的關係，全力支持蘇聯的「和平政策」^⑩。至於，洪涅克屈從蘇聯的要求是由於蘇聯壓力，抑是基於對東德利益所作的實用主義評估，或是出自兩種因素的共同考慮，至今不得而知。但是，顯而易見的是，洪涅克一面繼續執行烏布立希特的「分界」(Abgrenzung)政策(即：兩個德國政策)，一面放棄了烏布立希特主義，並首次承認西柏林的「特殊政治地位」。這些改變以及其他一些相關因素，終於產生了東西德相互關係原則條約。東西德關係正常化於是正式開始。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從東西德交往中獲得最大利益者是東德而不是西德。在過去十多年中，兩個德國之間的貿易額不斷增長。目前，西德是東德的主要西方市場，東德欠西德數十億馬克債款；這種往來已引起西德共同市場鄰國的不安，它們擔心來自另一個集團的東德出口品在歐洲經濟共同體內自由流通。在政治方面，東德最大的收穫是得到共產集團以外國家的承認。經過西德的同意，西歐各國及美國皆已在外交上承認了東德；東德也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目前與一百三十多個國家有外交關係^⑪。在東德共黨第十次代表大會中，洪涅克所確立的東德對外政策目標有四：(一)加強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聯盟關係；(二)維護和平，以軍事和解放加強政治和解；(三)與民族及社會解放運動團結；(四)在和平共存的基礎上，改善同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⑫。客觀言之，東德當前對外活動，未曾違背這一政策。在德國問題上，東西德的立場始終不一致。通過自決以達成「德國的統一與自由」是西德憲法所確立的目標，自然不會輕易放棄。東德指責這項目標為「大日爾曼主義」，並認為兩個社會制度不同的德國不可能統一。

東德雖然在德國問題上與波昂意見相左，但基於現實利益，洪涅克決定繼續與西德改善關係。因此，當美蘇關係惡化之際，莫斯科與波昂不和之時，東西德間仍維持著和解的歷程。洪涅克的理論是，東西德和解在東西關係上扮演一個重大的角色；他認為，「寧談十次不打一次」^⑬。早先，洪涅克原定於一九八三年春赴波昂訪問，因故後延。最近，決定於今年九月下旬成行，却

註⑩ 「洪涅克對東德共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的報告」，〔消息報〕，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六日。

註⑪ 史塔爾(Richard Staar)，〔東歐共黨政權〕第四版(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2)，第114至115頁。

註⑫ 「洪立克同志的講詞」，〔真理報〕，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二日，第三、四頁。

註⑬ 「中國新聞報」(China News)，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日，第一頁。

招致蘇聯的指責與不滿。顯然，在東西關係冷卻的狀況下，蘇共希望東歐各國對西方加強而不是降低對抗。

攻擊西德警告東德

從七月底，蘇聯對西德發動一次罕有的輿論與宣傳大出擊；其重點是「復仇主義」。蘇聯「真理報」、「消息報」、「社會主義工業報」、「新時代」週刊、「國際生活」月刊等皆出現了攻擊「復仇主義」的文章。

所謂「復仇主義」就是指西德政府或某些政治集團的一種意圖，想要收復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失去並劃歸波蘭、捷克及蘇聯的領土。復仇主義是蘇聯經常用來攻擊西德的慣用語。在這次密集攻擊中，最具代表性、且具警告性的兩篇文章，一是七月二十七日「真理報」所登載的「在美國飛彈的保護下」，以及八月二日的「在錯誤的道路上」^⑮。前一篇有作者署名；後一篇未署作者姓名，其重要性與官方正式聲明已相去無幾。

前述第一篇文章說，近來西德主要報紙與波昂領導人對蘇聯輿論擔心西德政策中軍國主義與復仇主義現象表示不解。蘇共說，西德仍有一些人，不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要求恢復一九三七年時德國的國界線。如果這一要求僅出自「啤酒戰略家」的口，也不足為道；但是，他們的言詞受到西德領導集團的鼓勵。事情並非限於言詞，已見諸真實行動。蘇共指出，西德曾多次宣稱，從西德土地上永遠不會發生對和平的威脅，現在居然是在歐洲部署美國中程飛彈的維護者。怎能不令人懷疑，在執行北約計劃與復仇主義者復活之間的直接關係，在美國飛彈的保護下，他們將更有信心、更加肆無忌憚地活動。現在，西德領袖覺得美國飛彈已經不夠，在其盟國的允許下，已經獲得製造重型攻擊軍備的權利。蘇聯官方喉舌下結論說，這些就是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擔心的原因。柯爾政府於一九八二年上臺時，也曾承諾外交上的延續性。現在兩年已過，一切正好背道而馳^⑯。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柯爾曾宣佈，對東德繼續執行「東方政策」，事實上並未實踐。蘇聯「真理報」引用洪涅克的話說，東德與西德之間一如既往仍存在各種問題，離開全面關係正常化依然很遙遠；其主要原因是，西德忽視並違反雙方所簽訂的「基本關係條約」，尤其是忽視對東德關係中的平權與主權原則。波昂方面把東西德關係宣佈為「德國境內關係」。蘇聯指責說，這不僅是一個術語問題，波昂政府實際上迫使東德在觸及國家主權的原則問題上讓步；爲了這個目的，西德利用經濟槓桿與政

註⑮ 班日明斯基，「在美國飛彈的保護下」，〔真理報〕，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第四頁；「在錯誤的道路上」，〔真理報〕，一九八四年八月二日，第四頁。

註⑯ 〔真理報〕，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第四頁。

治接觸。在這篇文章中，蘇共委婉警告東德說：「不可以脫離總的國際形勢來觀察兩個德國之間的關係。」當今國際形勢的特點是「北約組織內各侵略集團廣泛地攻擊緩和和政策、對社會主義進行堅決的鬭爭」^⑭。

「真理報」文章發表後，引起西德的廣泛反響。柯爾在無線電廣播中親自指責說，莫斯科反西德復仇主義運動純粹是項宣傳活動，旨在破壞西德的聲譽。西德副外長梅爾泰斯 (A. Mertes) 宣稱，莫斯科試圖破壞德國人自由自決的意願。針對西德的反應，「真理報」發表了「在錯誤的道路上」一篇更具官方意味的文章。文章指控西德領導階層，正以前所未有的積極與堅定執行其破壞「德國工農政府」；並以「共同德國利益」掩飾該政策的復仇主義內容。「真理報」再度引用洪涅克的話說：「社會主義的民主德國與資本主義的聯邦德國不可能結合，就像火與冰不可能結合一樣。」蘇共認定，西德指望利用其與東德的經濟關係來干涉民主德國的主權、並逐步腐蝕其社會主義結構的基礎^⑮。

波昂解說，其對東德的政策是爲了兩個德國間一項特殊的使命：降低歐洲新的軍備競賽所引起的傷害。蘇共批評說，這是一項假冒爲善的邏輯，因爲西德、美國及北約組織其他國家在歐洲部署美國飛彈才使這一軍備競賽加劇、使和解過程、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間關係受到最大傷害。如今，却在「降低傷害」的口實下，實行其由來已久的復仇主義計劃；這自然會使歐洲局勢更加複雜。西德領袖曾表示，德國不統一，歐洲沒有真正和平，當然要依波昂的方式統一。蘇聯針對此點提出嚴重警告說，沖毀東德的社會主義體系不會導致和平，當然談不上國際緊張關係緩和，而會導往相反的方向^⑯。

蘇共所提出的「復仇主義」就像一個多彈頭飛彈，攻向好幾個目標，諸如：西德支持美國在西歐部署中程飛彈的政策，恢復自建重型軍備的權利，波昂式的德國統一，破壞東德工農政府，腐蝕東德社會主義體系等；另一個彈頭則針對東德共黨領袖洪涅克，要他在東西德關係上慎重行事，不要於此時前往西德訪問。

東德西進的動機與背景

顯而易見，東德與西德繼續和解以及洪立克定期訪問波昂是蘇聯這次對西德猛烈攻擊、對東德公開警告的基本原因。東德繼續與西德和解的動機是什麼？基於什麼因素不願蘇聯的願望而獨行其是？蘇聯因何公開警告而不暗施壓力？

註⑭ 同註⑬。

註⑮ 「真理報」，一九八四年八月二日，第四頁。

註⑯ 同註⑮。

洪涅克追求西向政策的動機有三。第一，他想在美蘇關係冷卻之時改善兩個德國之間的關係，乃至整個東西方之間的關係。當美蘇在歐洲競相部署中程飛彈之時，洪涅克辯稱，他的角色是「降低傷害」。第二，重大經濟考慮。去年東西德之間的貿易增加百分之八，值六十億美元。在對西德商務關係中，東德另有兩個好處：(一)東德與西德貿易可享有透支上限，易言之，東德從西德進口貨物若超過出口總價，在二億三千萬美元之內，不必支付貨幣；(二)東德貨品可透過西德進入歐洲共同市場，避免對非共同市場國家的貿易限制及關稅。此外，從一九六四年起，西德為爭取為數約二萬二千名東德政治犯的自由，曾向東德支付五千多萬美元。就在這個現款換取人權的政策下，波昂政府在過去十五個月內支付兩筆重大貸款給東德；交換條件是，東德放鬆邊界旅行限制並容許移民。爲了這件事，蘇聯指控波昂企圖收買東德；而若西德政治家則認爲不值得。由此可見，洪涅克仍想竭力維持與改善對西德的經濟關係。最後，他同西德關係正常化有其個人的理由。洪涅克統治東德已十三年，個人也年屆七十二歲，很想在他的生涯中烙下正面的肯定的標誌，以掩蓋他主持建造柏林圍牆的事迹。事實上，洪涅克對東德發展的貢獻大於他的政治鎮壓^②。

洪涅克膽敢違背克里姆林宮意志單獨與西德對話、改善關係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洪涅克個人在黨內的地位已經相當穩固。他領導東德已達十三年之久，由於多年來內部比較穩定，經濟有相當發展，因此他的個人聲望上升，權力鞏固。在對西德關係上，他在東德共黨政治局內必然獲得大多數成員的支持。如果實力不夠，他不敢作出這種冒險，以免重蹈烏布立希特的覆轍^②。第二，蘇共領導階層中有人支持洪涅克。主要反對東西德私下修好關係者是蘇聯國防部長烏斯汀諾夫(D. F. Ustinov)，他也是蘇共中央政治局成員，一向以態度強硬著稱。八月底，他在捷克親自攻擊西德復仇主義說，反動力量試圖削弱社會主義大家庭，分化東德與蘇聯的關係^②。在政治局中，葛羅米科(外交部長)，羅曼諾夫(中央書記)等也屬於強硬派。部長會議主席契諾夫、中央書記戈爾巴喬夫等被列爲溫和派。蘇共總書記契爾年科在對外政策上很接近布里茲涅夫，傾向溫和，但是他的體力與權力皆不健全，以致對外政策大權旁落到葛羅米科及烏斯汀諾夫等人之手。很明顯，東德在決定繼續與西德和解、洪涅克確定前往西德作歷史性訪問之時，可能會獲得蘇共中央某些領導人的支持^②。

第三，莫斯科權力真空，東歐集團紛紛偏離^②。羅馬尼亞向來公開不遵從莫斯科外交政策路線。匈牙利默默地擴大經濟中自

註① 「時代」週刊(《Time》)，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七日，第九至十頁。

註② 「中央日報」，民國七十三年八月九日，第五頁。

註③ 「真理報」，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第四頁。

註④ 龐得，「蘇聯的東德弱點」，「基督科學箴言報」，一九八四年八月三日，第一頁。

註⑤ 奈契爾(Gary Thatcher)，「契爾年科返回複雜世界」，「基督科學箴言報」，一九八四年九月六日，第一、三十二頁。

由市場的部分，並公開聲明小國家有權扮演獨立的角色。捷克一向追隨蘇聯的路線，但當蘇聯決定在其領土上部署新型核子飛彈時，則發出怨言。即使保加利亞一向是蘇聯的模範附庸，也正大力爭取與西方公司成立聯合事業^②。在整個東歐集團內，契爾年科被譏諷為一個軟弱、缺乏想像力與沒有能力的領導人。在這種情形下，東德獨行其是是極其自然的事。想不到竟引起莫斯科的強烈反應。

以往，當蘇聯要東歐國家領袖做或停止做某一件事時，祇需在克里姆林宮酒會中對他們輕輕說一句清楚而有力的話，或由蘇聯駐當地大使提醒他們一下，或透過共黨組織的通知及國安會（KGB）的接觸，就會言聽計從。現在，這種強制性的方法已經不管用，因為大部分東歐領袖理解到，經濟方面的現實問題使他們必須與西方保持聯繫。蘇共透過「真理報」施以公開壓力，表示其幕後操縱的舊方法已失效^③。

經濟壓力不可輕率使用，對東德而言不一定有效；如果蘇聯突然停止供應能源，東德有能力在國際現貨市場買到所需的石油。更何況，東德也有反擊的能力。東德輸往蘇聯的貨物三分之二是機械與運輸設備，這些都是蘇聯生產計劃中不可缺少的東西。軍事干預不妥當，因為東德對華沙公約組織的忠誠是沒有問題的。

在沒有更好的手段的情況下，蘇共對東德採取了公開警告的方式。這對保加利亞、匈牙利等也發生殺雞儆猴的作用。對洪涅克而言，這個方式反而使他易於把預定的波昂之旅「後延」。

結 論

東西德的過份接近，確已引起蘇聯的擔心。就遠程觀點看，一個非共黨的、統一的德國對蘇聯而言是一個最大的威脅。因此，任何德國統一的傾向都令莫斯科擔心不已，力圖阻止。就近程觀點看，東德與西德單獨改善關係可能引起其他東歐國家的倣尤。一個羅馬尼亞已經足使克宮主人在外交活動上尷尬不已，如何能使其他東歐國家跟進。克里姆林宮的領導者們再一次向東歐各國表示，他們仍是東歐帝國的主人。他們說「不！」沒有人能反駁。

現在，洪涅克已「後延」訪問波昂的日期，等待莫斯科的燈號。兩個德國關係的改善也許會放慢脚步，但不會停止。如果，美蘇關係改善、蘇聯與西德間緊張降低，東德又能緊附社會主義陣營，則東西德關係正常化將轉趨活潑。屆時，洪涅克或其他東德共黨首領前往波昂訪問已不是令人驚訝的事件了。

註② 蘇利文（Scott Sullivan），「腳踢莫斯科路線」，【新聞週刊】（Newsweek），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七日，第二十一頁。
註③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八日，第十二至十三頁。